

书画的“冷”与“热”

■程伟

余秋雨先生在《仰望云门》一文里写道：“文化的魅力，就在于摆脱名位，摆脱实用，摆脱功利，走向仪式。”这句话放在如今的书画圈子里，非但没有让人感受到文化的温润，反倒有几分尖锐的讽刺，直接戳中了当下书画界最刺眼的病灶。

眼下的书画圈，早已热得有些发烫，甚至乱了分寸。每逢书协、美协换届，平日里看似潜心笔墨的书画家们，多半要搁下手中的笔，一头扎进人情世故里。找关系、托门路、争头衔，成了不少人的头等大事；理事、副主席、主席这些职位，被争得头破血流，早已没了文人该有的清雅模样。

更荒诞的是，书画作品的价值，渐渐脱离了笔墨本身的好坏，全靠头上的头衔论高低，官阶高一级，作品的标价就跟着涨一截。前任领导卸任，曾经备受追捧的墨宝，价格立马“腰斩”；新任主席刚上任，随手写的字、画的画，身价便凭空翻番。这种赤裸裸的“职务溢价”，把书画艺术彻底拖进了名利场，让它沦为权力的附庸，满纸的墨香，终究被刺鼻的铜臭味盖了过去。

可真正的书画艺术，该是“冷”的，这份冷，是沉下心的专注，是远离喧嚣的坚守，是不被名利裹挟的纯粹。古人研习书画，没有急功近利的心思，作画讲究“五日一石，十日一水”，慢工细磨，只为把胸中的意气、眼底的山水，慢慢铺陈在纸卷上，没想过要靠这笔墨换取名利。王羲之临池学书，日复一日练字，把一池清水都染成了墨色，他所求的，不是作品能卖个好价钱，而是心与手合、笔与意通的虔诚，是对书法艺术发自内心的敬畏。这份虔诚，藏在研墨时屏息凝神的专注里，融在落笔时心无旁骛的笃定中，是与古人笔墨对话的谦逊，是与自然万物相融的通透，是独属于书画的仪式感。

可如今，这份珍贵的仪式感，被太多人抛在了脑后。办展览一味追求排场宏大，名家走秀、宾客云集；做作品



元 钱选 兰亭观鹅图 24.7×82.1cm 纸本设色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

只顾着博眼球、造噱头，全然不顾笔墨功底；更有甚者投机取巧，粗制滥造，靠着炒作博得名声，把书画当成了快速争名、牟利的手段。表面上看，书画界热闹非凡，展览一场接一场，活动一个连一个，可剥开这层浮华的外衣，内里全是空洞的灵魂，没了艺术该有的风骨与底蕴。

这种愈演愈烈的功利化倾向，毁掉的不只是一个书画家的艺术生命，更是在一点点侵蚀中华书画千年传承的文脉根基。

书画艺术能在华夏大地上流传千年，靠的不是光鲜亮丽的头衔，不是居高临下的地位，而是一笔一画打磨出的笔墨精神，是一代又一代人坚守的艺德与匠心。当艺术被功利彻底绑架，当书画家一心只想着争名夺利，所谓的文化传承，就成了一句空谈。后人翻开书卷，看到的不再是气韵生动、意境悠远的佳作，而是满纸铜臭味的商品；研习技艺，学到的不再是精益求精、潜心钻研的艺德，而是投机钻营、趋炎附势的手段。长此以往，中华书画千年积攒下的文脉，恐怕就要在这场无休无止的名利纷争里，慢慢断裂，再也找不回曾经的风骨。

想让书画回归本该有的仪式感，首先要让浮躁的人心冷下来。艺术不是追名逐利的工具，它是净化心灵、

安放情怀的载体，是文人墨客抒发心性、寄托情思的窗口。

真正的书画家，理应看淡身外的名位，把争头衔、跑门路的心思，全都收回来，用在钻研技艺、打磨笔墨上。以笔墨为友，在一笔一画中沉淀心性；以自然为师，在一山一水中汲取灵感，在创作中坚守那份独有的仪式感，让每一件作品都饱含真情实感，藏着自己的思考与温度。而整个书画行业，也该彻底摒弃“官本位”的歪风，打破以头衔论高低的陋习，建立起以艺术水平、笔墨功底为核心的评价体系，让那些真正有才华、有坚守、潜心创作的人，得到应有的尊重与认可，让艺术回归艺术本身。

余秋雨先生说，文化的魅力在于仪式，而书画的灵魂，终究在于纯粹。愿当下的书画界，能少一些追名逐利的浮躁，多一些沉心创作的坚守；愿每一位书画家，都能挣脱名利的枷锁，重拾对笔墨、对文化的敬畏之心，让笔下的书画回归本真，找回遗失的仪式感。唯有守住这份“冷”，摒弃虚妄的“热”，中华书画才能在岁月长河里，永葆生机与风骨，代代传承下去。

（作者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、江苏省书法家协会理事）

一缕幽香千载流芳：宋人的焚香与修心

■周华

“金炉犹暖麝煤残，惜香更把宝钗翻……嫌怕断头烟。”苏轼的《翻香令》，以细腻笔触勾勒出焚香的情态与心绪。残炉、拨香、添料、惜香，一举一动间，缱绻情思尽数流露。在风雅两宋，焚香脱离了单纯熏香除味的实用功能，成为宋人寄托情感、涵养心性的精神载体，一缕幽香跨越阶层，成为独具韵味的文化符号，绵延千年。

用香传统自古有之。先秦时期，焚香多用于祭祀天地先祖，《诗·大雅·生民》载“取萧祭脂”“其香始升，上帝居歆”，以香草烟气沟通人神，是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汉魏之际，香料沿丝绸之路传入中原，熏香成为贵族装点身份、美化居室的方式。盛唐风气开放，焚香融入宴饮、雅集与日常生活，隋炀帝曾于除夕夜焚沉香数车，香闻数十里，但始终偏向娱乐与装饰。直至宋代，香文化完成本质转变，从外在点缀转向内在精神求索，在市井与书斋间落地生根，形成内涵深厚的焚香风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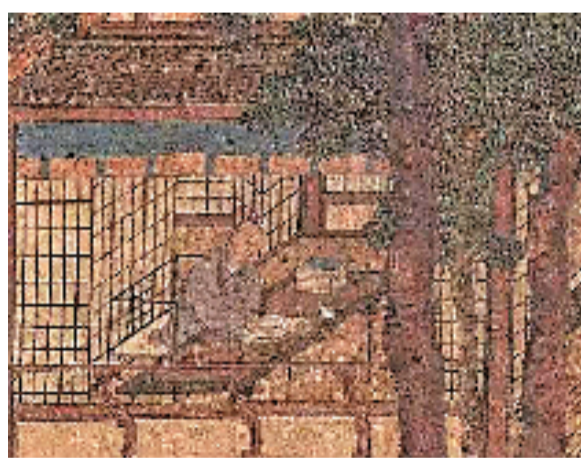
宋代香文化能够全民普及，得益于繁荣的经济与发达的海外贸易。两宋商业兴盛，坊市界限被打破，市民阶层不断壮大，富足的物质生活让人们开始追求精神享受。海上丝绸之路畅通无阻，沉香、檀香、龙涎香等昔日名贵香料走入寻常百姓家。《游宦纪闻》记载，临安城内家家户户常年焚烧午香，足见焚香已是全民日常。彼时，焚香融入一日起居，晨起燃香醒神，午后焚香休憩，节庆待客亦少不了清香相伴。市井之中，香料、香具商铺林立，还出现专门制香、售香的“香人”。

理学的兴起，为宋代香文化注入了独特内核。黄庭坚在《香十德》中总结香之妙：“感格鬼神，清净身心，能除污秽，能觉睡眠，静中成友，尘里偷闲”。焚香静坐、伴香悟理，逐渐成为宋人修身养性的方式，焚香由此演变为日常的心灵修行。

宋人深谙香道，从香料、香具到焚香环境，无不考究，尽显雅致审美。香料首选沉香、檀香等天然香材，其香气醇厚绵长，还兼具安神理气的药用功效。宋人还擅长调配合香，洪刍《香谱》、陈敬《陈氏香谱》等专著，详细记载合香配方与制法，如“辛押陀螺亚悉香”，以沉香、檀香、龙脑等多味香料调和，兼具中外香韵。配套香具更是工艺精湛，香炉、香盒、香箸、香铲分工明确，瓷炉温润、铜炉古朴，每一件器具都是精巧的工艺品，南宋马远的《竹涧焚香图》便生动描绘了文人焚香的雅致场景。焚香多选书斋、亭台、静室等清幽之地，杨万里《烧香七言》云：“琢瓷作鼎碧於水，削银为叶轻如纸”，描绘了焚香时的精致器具与静谧氛围。

宋代文人更是将焚香修心发挥到极致，苏轼便是其中代表。他一生仕途坎坷、屡遭贬谪，远赴儋州时，仍特意购置大量檀香，并修建“息轩”作为静修之所。他常在轩中焚香静坐，并写下“无事此静坐，一日是两日，若活七十年，便是百四十”的诗句。贬谪黄州时，他自制“黄州印香”，以柏子、艾绒、丁香混合压模，在《书雪堂义墨》中记“焚香默坐，消遣世虑”，以香对抗逆境。对苏轼而言，一炉清香是逆境中的精神庇护所，烟气消解困顿与孤寂，让他始终保持旷达通透的心境。

若说独室焚香是个人修行，盛行的香会则让香文化成为文人精神交流的纽带。香会与诗会、茶会齐名，是宋代主流的文人雅集，与点茶、插花、挂画并称“四般闲事”。雅士们相聚一堂，展示珍藏的香料与香具，交流制香、品香心得，《西园雅集图》中便绘有苏轼、黄庭坚等名流焚香品画的雅集场景。席间众人不谈世俗功利，只论香道、诗词与哲理，苏轼《和鲁黄直烧香》诗云“四句烧香偈子，随香遍满东南”，便是文人以香唱和的写照。



宋人名流集藻册之刘松年《山馆读书》页(局部) 故宫博物院藏

纵观两宋三百年，焚香文化形态丰富、意蕴万千。寻常人家的午香，装点着市井烟火；文人静室的孤香，涵养着淡泊心性；闺阁深处的暗香，寄托着绵绵情意；雅士雅集的众香，串联起文人志趣。从诗词里的惜香情深，到街巷间的袅袅炊烟，宋代焚香文化构筑起极高的精神境界。

岁月流转，宋时炉烟早已消散，但宋代香文化所承载的东方美学与人文精神，始终根植于中华文脉之中。洪刍《香谱》、陈敬《陈氏香谱》等香学典籍，为后世留存了完整的香道体系；苏轼、黄庭坚等文人的咏香诗文，让香韵与文心相融不朽。如今再品读咏香佳作，依旧能感受那份穿越千年的悠然香韵。宋人用焚香告诉后人，真正的生活雅趣，无关外物奢华，而在于内心的丰盈安宁。这便是宋代香文化留下的宝贵财富，一缕幽香，千载流芳。（作者系湖北省博物馆副研究员）